小小说

守岛

□自在

东屿岛没有雾的时候，海天是空荡荡的，蓝得没有边界。夜里躺在床上，林静能听见太平洋的浪从四面八方涌上来，不知疲倦地拍打礁岸，声如闷雷滚过岸边。潮气从墙壁里渗出来，沁入被褥，钻进关节缝。她翻了个身，丈夫的呼吸混在浪声里，一呼一吸，像岛屿跳动的脉搏。

连长王磊和指导员张怀安是岛上最高首长。连队百十号人，就她一个随军家属。她是张怀安的妻子，来自湖南乡下。她以为自己是一棵树，到了才发现，岛上连一棵像样的树都没有。

林静原是想要个孩子的。三十出头的人了，这个年纪的女人，在老家已是儿女绕膝了。她跟丈夫提过几次，张怀安却说："再等等，等我忙完这阵。"可岛上战备训练连轴转，风浪天要值班，雾天要警戒，战士有苦闷要疏导。他偶尔半夜回来，沾床便睡。他怕有了孩子，更无法兼顾家、怕耽误妻儿。

可孩子还是意外地来了。有一天她兴奋地告诉丈夫，自己怀孕了。张怀安一听也乐不可支，抚摸着她的肚子，动情地说："我要做爸爸了！"一边像孩子般地在床上翻了个跟斗。

彼时，东屿岛上还没有电视，晚上张怀安就坐在床边哼花鼓戏《刘海砍樵》，调子跑了七八里地。林静笑他，他说这是让腹中宝宝提前学乡音。肚子里的孩子踢了一脚，夫妻俩同时愣住了，然后笑作一团。

孤岛没有专业的产科医生和胎心监护设备，连队军医仅处置寻常疾病。好在一切平顺，她的肚子像东屿岛上空那轮月亮，圆润而饱满。张怀安原本计划提前离岛待产，但突发连续大雾，海上管控，没有船班，既定计划被搁置。妻子始终送不出岛。

变故，发生在八月的一个雾夜。

夜色降临了，西边一片铅灰色。张怀安抬眼望，见一片夜雾从公海方向翻涌而来，不过一炷香的工夫，就把孤岛吞没。雾里裹着腥咸的潮气，沾在脸上黏黏的，用舌头一舔，涩涩的。

就在这个当口，林静腹中的小生命就要降世了。

她剧烈地挣扎着，蜷在床上，头发被汗水粘在额头，脸色苍白，痛苦的呻吟声一阵紧接一阵，张怀安拉着妻子的手，安慰道："我在，军医马上来，别怕。"心底却是焦灼万分。

军医擦着汗说："血压在掉，产中出血，岛上没有血源和急救设备，必须马上送走。"他边说边抬高她的下肢，按压止血。张怀安愣住了。东屿岛离大岛遥远，即使用快艇，一来一去，送到基地综合医院，恐怕等不起，何况海上有雾，快艇跑不快。

每一分钟，都是与生命赛跑。王连长神情严峻，立即拨通了基地值班首长的电话，如实汇报险情。电话那头，首长略一沉思，下达了一道破例的指令：距离东屿岛最近的艇队，派出高速快艇赶赴驰援；同时紧急协调医疗力量，随艇一同登岛。

此刻，海上能见度低，快艇开启雷达，劈开八月的怒海，摸索航行，一个多小时才抵东屿岛码头。王连长在码头迎接，随艇而来的有妇产科医生和两名护士，艇尚未靠稳，她们纵身跃下艇舷，提上药箱便向着营房狂奔而去。

奈何林静难产，羊水破了，孩子迟迟生不下来，她疲惫得近乎昏厥。因耗时太久，延误已然铸成，结局令人扼腕。产妇性命得以保全，可那个尚未来得及看一眼世间的男孩，永远离去了。军医私下告知张怀安，嫂子身体受重创，日后再度受孕，将会十分艰难。张怀安把手攥得生疼，恨不得扇自己一巴掌。

林静失声恸哭，浑身颤抖不止。

孤岛四周飞溅的浪沫，漫天飞舞。那天夜里，雾散了又起。连队养的那条叫"浪花"的黄狗似乎叫了很久，宛如在哀嚎。

数日之后，林静脸色依然憔悴，张怀安坐在床边，握着她的手。愧疚与自责，让他眼底潮红，两人都没说话。窗玻璃上凝了一层水珠，一滴一滴往下滑，仿佛每一滴都落在心上。

日历撕去一页又一页，大病初愈的林静总是沉默寡言，内心纠结，试图逃离这个令她伤心之地。有时，她站在岸边远眺大陆，海天辽阔，鸥鸟翱翔，时不时有货轮的烟迹拖过天际。林静目光从码头伸向天际，仿佛在丈量什么。直到那缕烟迹散尽，才转身回屋。她面对丈夫的沉默，有点怨他。正欲揉面时，她愈想愈糟心。突然，她抓起桌上擀面杖，"砰"的一声摔在地上，面粉撒落一地，喊道"这破岛还我孩子"。张怀安没有接话。他蹲下身，拾起擀面杖，把面粉一点一点拢进手心。林静看见他肩胛骨在衬衣下面微微抖动，但始终没有回头。夜里，林静见丈夫站在屋前，凝望大海，从不抽烟的他，烟一支接一支地抽。

后来，他们没再提起孩子的事。一天，她看到一名年轻战士因想家躲在角落里哭，她走过去，递了杯水。战士红着眼叫了声"谢谢嫂子"。她忽然意识到，在这岛上，她也是这些年轻士兵"母亲"式的存在。林静开始收拾屋子、叠衣服。再后来，她看见一战士的衬衫破了，便用针线来填满自己的空虚。她一针一针地缝，缝了又拆，拆了又缝，被针扎了好几次。一件衬衫两个破洞，缝了一个下午。后来战士们都知道，嫂子手里总有针线活，今天补这个，明天缝那个。"浪花"趴在脚边，默默无声，一睡就是一个下午。

日子就这么过着。她的肚子再没鼓起来过。自此，张怀安开始留意、打听收养孩子的有关讯息。

一个偶然机会，张怀安听战友说，基地医院捡到一名弃婴，是个出生仅三天的女娃，被遗弃在医院门前的台阶上。夫妇俩闻讯，当天搭乘补给船赶赴医院，办完手续，将孩子抱回了东屿岛。

"叫阿乔吧。"林静抱着孩子，终于有了浅浅笑意。乔与桥同音，这也是守岛人的夙愿。阿乔被抱回岛上那天，"浪花"绕着襁褓转了好几圈，后来总趴在阿乔摇篮边。它比任何人都更早接纳了这个孩子。

阿乔长到一岁半，还不会说几句完整的话，却已认得出父亲的军装，母亲的围裙。岛上没有玩伴，唯一的玩伴是"浪花"。她也没有出过岛，不知岛外世界的模样。每天早晨，阿乔坐在门槛上看战士们出操，"一二一"的口号声里，她学着跺脚，踩得门槛咚咚响。

有一回，一位穿一件碎花连衣裙的女子来连队探亲，阿乔扒着门框凝望许久，看得怔怔出神。平时，阿乔眼里色彩只有蓝海、灰墙、军装，没有鲜艳衣物。她想起母亲讲过的花狐狸故事。莫非，这就是故事里的花狐狸？阿乔突然转身跑进屋，一头扎进母亲怀里大喊："妈妈，花……花狐狸来了！"林静愣了一瞬，随即明白过来。阿乔从未见人穿过这么鲜艳颜色。她抱起女儿，笑着说："那不是花狐狸，是姐姐。"林静心中隐隐地泛起一阵酸涩。晚上，她将此事告诉丈夫，张怀安沉默良久，说，阿乔该长长见识了。林静说，"干脆申请转业吧？耽误自己事小，耽误孩子才是大事。"

张怀安应道："海岛总得有人守呀。"

阿乔两岁生日那天，张怀安在营房后面种了一棵新木姜子。树苗和泥土都是补给船带来的，栽下去时，有人扶树苗，有人培土，有人浇水。此树抗风耐旱，适应在海岛贫瘠之地生长。阿乔蹲在旁边看，忽然伸出小手去摸树苗的叶子，她开心地笑了。

"等这棵树长大了，"张怀安抱起女儿，"桥就修到大岛上了，大岛距我们东屿岛不太远，出入方便多了。"海风从东边吹来，树苗轻轻摇晃。一次刮风，小树被吹倒，叶子被无情撕去。张怀安将它扶正，阿乔用海边捡来的贝壳，给树苗围堤坝。

树苗第六次长出新叶时，树高接近屋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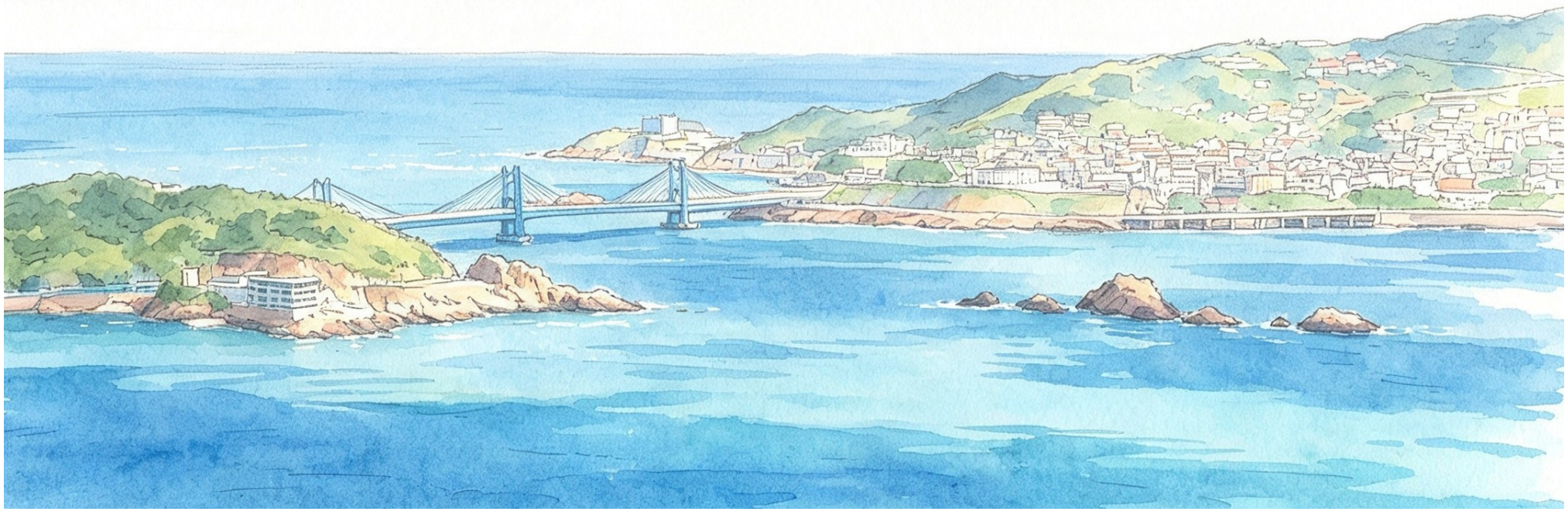
有次，一场台风特别大，树差点被折断。那一年，张怀安调任大岛担任教导员。离开东屿岛那天，阿乔在树旁拍了照。船开了，她还趴在舷窗看，直到小岛缩成海平线上的一个点。

若干年后，张怀安转业了，留在了大岛上。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城市，他说听惯了海浪声，离了海睡不着。后来跨海大桥动工，他去了建设指挥部，参与大桥建设。半生守岛，半生建桥。

潮起潮落，多年以后，阿乔已亭亭玉立，成长为一位清秀的姑娘，她也守在大岛上。

大桥通车那天，张怀安携着妻女走上桥面。桥很长，从这座岛通向那座岛。张怀安远眺海面，海风依旧从东边吹来，但这一次，似乎不再咸涩。桥把大岛与大陆连接起来。

阿乔指着远处若隐若现的东屿岛说，那棵树还在，只是看不清了——或许是被雾气挡住了，或许是树太高，融进了天里。



AI制图

似水流年

我的爷爷参加了抗战

□吴宇

翻开泛黄的书页，我的手微微发颤。岱山县档案馆编印的《初心往事——岱山红色记忆》里，油墨印着这样一行字："1943年底，由郑小友、毛显芳、毛孝存、毛孝瑞4位党员组成，建立了岱山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——中共宫门盐民支部。"其中那个叫毛孝存的名字，在家族谱系里安静地躺了八十载，直到此刻才在我眼前跃动出鲜活的光影。

1938年的岱北盐场，咸涩的海风里带着硝烟的味道。20多岁的青年赤脚踩在盐田里，结着盐晶的皮肤在烈日下泛着古铜色。这个沉默寡言的青年盐民在休息时摸出一本破旧的书本，盐粒簌簌落在书页间，宛如散落的点点星辰。

直到某天黄昏，一个操着宁波口音的货郎"偶然"坐在他的盐担旁。

"盐卤熬出的是雪白的盐，血汗熬出的是红心的汉。"特派员的话让爷爷指间的盐粒有了温度，它们在阳光下折射出金色的光晕，那是苦难土地上悄然觉醒的星火。

在日伪军眼皮底下，这个盐民群体里很不起眼的年轻人，开始用脚步丈量岱山岛的每处港口和码头。他的箩筐底下藏着传单，秤砣里塞着情报，甚至把密信卷进捆盐包的稻草绳里。

爷爷头脑比较活络，后来还做起了各种生意。那些"去外地出差"的日子里，爷爷的灰布鞋踏遍了舟山群岛的400多个住人岛屿。

有次遭遇台风，他在海边的岩石洞里蜷缩了两天两夜，怀里的西药却被油纸裹得滴水未进。

1943年深秋的某个雨夜，10多个青年挤在一间破旧的屋子里。煤油灯罩上蒙着蓝布，昏黄的光晕中，爷爷用竹筷敲击粗瓷碗教唱《黄河大合唱》。"风在吼，马在叫"的旋律混着浪涛声，从漏风的木窗传出，淹没在秋雨里。

"那时候你爷爷教我们认字，把'抗日'两个字拆开讲。"记得我小时候，70多岁的四爷爷说起往事，缺了牙的嘴漏着风，浑浊的眼里却闪耀着光芒，"他说'抗'字是手举旗杆，'日'字要圈起来打。"他颤巍巍的手在桌上比划着，布满老年斑的皮肤下，仿佛就是当年在夜校抄写传单留下的墨渍。

站在岱北盐场遗址，海风里似乎还回荡着当年的誓言。1943年冬月，4名青年面对手绘的党旗举起右拳，浪涛声盖过了他们低沉的宣誓。没有相机记录那个瞬间，但我在县党史办的复原画里看见：残破的渔网挂在土墙上，半截蜡烛插在盐罐里，爷爷的棉袄肘部露出发黑的棉絮，握拳的指缝间还沾着盐粒。

为了保证岱山有独立的地下武装，进行抗日游击活动，1944年建立了一支抗日游击小分队，拥有队员20余名。上级党组织还派遣了从上饶集中营脱险归来的3名新四军同志，分别担任军事教官、政治教官、文化教员，进行正规军事训练，队员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。

当年的宁波《民国时报》刊登着1944年6月的一段历史：日军小板灯塔哨所遭到袭击。报纸上看似轻描淡写的报道，实则是三大队精心策划的突袭。

历史书上没有完整地描述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，只是简单记录了一个战斗过程：第三大队第三中队11名战士，袭击日军驻小板灯塔守军，当场击毙日军7人，俘虏6人，缴获轻机枪1挺，步枪5支，短枪1支，还有一批军用物资。

老宅的堂屋至今保留着当年的格局，褪色的条凳围成一圈，木板墙上还留着夜校炭笔写字的划痕。堂屋角落，那只一人来高的米柜漆面剥落，暗红的底色里隐约可见几道暗褐色痕迹。

小时候，总以为那痕迹是盐卤的水渍，后来才知道，这些斑驳或许凝结着某个战士的血迹。80多年前的某个清晨，爷爷就是在这里将伤员藏在米柜中，而奶奶用沾着盐花的围裙擦拭着地上的血迹。

在岱山先锋联盟中心的展览馆，触摸着电子屏上滚动的英烈名册，"毛孝存"三个字跳出来时，展厅正好响起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旋律。玻璃展柜里陈列着当年盐民用过的盐耙，铁齿间卡着的盐晶在射灯下闪着微光。

走出纪念馆时，暮色中的大海正在涨潮。浪花一遍遍冲刷着当年的秘密交通港，就像时光冲刷着记忆。